



選詩卷第七

上虞劉履

宋詩二

二十六

贈保讓

謝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與從叔混族弟靈
運俱有盛名晉義熙中為安城太守宋初建
國除中書侍郎以弟晦當朝權勢過盛非門
戶之福乃求出守豫章猶以憂懼遇病臨終
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宜思
自勉勵遂卒年三十五

張子房詩

王風哀以思下解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昏與亂
不亡力政吞九鼎等愿暴三殤息肩經民思靈
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暮中畫
輝輝大業昌鴻門銷溥嚙蝕垓下隕攬槍爵仇建
蕭軍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忠心
奮中祀清埃措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
兩燭海陰慶霄薄分隰變旌歷顏寢飾像薦嘉營
聖心良徒甄貞堅惟德仕無忘逝者如可作揆子
恭周行如鄭濟濟屬車上祭祭翰墨場警夫遠盛
既去疎路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少愧無良食和

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賦也王風謂周既東遷黍離之詩列于國風者
是也蕩無章詩序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小洛言周公卜洛邑以朝會諸侯也力
政謂秦也吞九鼎史記謂秦昭襄王取周九鼎
而遷西周苛愿暴三殤盖用檀弓苛政猛於虎
之事以其舅夫及子皆死於虎故曰三殤纏繫
也靈監猶言天監朱光指漢火德而言工事任
也代工聿云天工人其代之聿遂也婉婉曲盡
其美之意鴻門見劉越石詩薄飢喻高祖為項

羽侵迫也故下高祖滅項羽之地攬搶彗星指
羽也爵仇謂雍齒與高祖有故然請先封之建
蕭宰謂勸立蕭何為相國也定都謂從婁敬所
說西都長安儲皇太子也高祖欲廢太子立趙
王如意子房使太子禮致四皓為輔遂不易此
數事並詳見漢書幽叟謂黃石公嘗使子房取
履地下因授書一編且曰讀是當為王者師已
而不見帝鄉仙都也陸敬也三正子為天正丑
為地正寅為人正也裁通作財易云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八荒公也明兩日相繼之象易云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是時宋公未受禪故
以為喻汾陽堯往見四子之處亦以喻宋公經
行之地寢謂子房廟嘉嘗薦祭之物甄表也周
行毛氏詩註謂周之列位此借以言宋朝也屬
車從車也瞽夫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
章之觀四達通衢也無良謂是有疾左氏傳云
孟縶之足不良食和盖用莊子謂聖人不言飲
人以和之意太康至治之稱猶禮運所謂大順
也○舊唐書義熙十三年宋公北伐秦引水軍發

彭城經下邳見張良廟頽毀為之脩飾并命官
僚賦詩以頌美之時宣遠守像章遙聞其事而
遣和焉言自王風變衰周道蕩盡以周之德業
尚易興廢如此而况苛暴之奉以力為政併吞
天下安有不亡者乎于時民情患苦之極猶負
重擔而思息肩以天監在下用集大命于漢於
是子房感天人之嘉會出扶高祖運籌決勝以
昌帝業空若解白之難於鴻門滅勅敵於垓下封
仇恣以息衆疑之相以安社稷定都關中調
進調等以天下之謀其功盛矣且其始信得

其石雖書而為帝者師追乎功成乃翻然願從
赤松而輕舉則其出處又非常人所能及者以
此順天順人之心奮乎千載之上故其清塵遠
播至今使人歆羨也今宋公以神武之德敬奉
天時裁成輔相功被遐表所至無不光照而慶
雲亦從為之依覆馬及過子房遺廟乃為飾像
而薦祭者豈但表明之而已蓋思其德不忘其
人欲用之而不可得設若死者可起而使之仕
度子房之心亦必感慕我宋之朝行矣當時尾
從文翰之士乃能發揚其事而我遠隔一方不

獲與此盛觀徒為竦企然我分甘退守譬猶通
道雖無險曲而蹇步者自愧足之無良惟當飲
此雍熙之和忘其微遠之迹引領詠歌以樂夫
治安之世也愚謂宋公雖有傾晉之勢為其臣
者正當陳善閉邪以匡救之不應豫迷天子之
事而為容悅蓋宣遠之心有所憂患務求免禍
是以陷於逢君之惡而不自知矣悲夫

於安城答靈運 本五章今取一章

安城郡名即合吉州也

王斌藥行安志武鍛所介翮周敷何豈不識高遠

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量已畏友
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比也跬半步武足迹也羽傷曰鍛吝羞也畏友
朋者畏其議已也○按李善引靈運贈宣遠詩
序則宣遠作守安城在義熙十一年正月其年
夏以詩贈問故有是答言足之窘者行必循其
步武羽之傷者飛僅周乎數仞以喻已之才德
蹇劣必慎所守而不敢踰越也夫豈不知高遠
之可企及哉苟違道而妄進則亦徒取羞吝而
已且世道艱危涉歷至此尤為難處正猶凝寒

之時行路過半而愈經險絕是以量已畏議而
甘分踈外更當從此而去惟以善道自勉故直
寫此衷誠以答來問云耳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

王撫軍名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
西陽名登之為西陽太守西陽即今黃
州也時登之被召還京弘送至湓口適
宣遠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集別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析舊知對筵曠明
移與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處有

成速頽陽照通津夕陰賤平陸榜人江行船

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闔發襪西江漁離會雖相親

離離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升尺牘

賦也南服南方五服之地反南服有宣遠自謂

蓋初守安城今復來豫章也舊知指登之而言

曠遠闕之意明收謂江州刺史矜猶喜也成亦

已定之謂臚船頭刺棹處一曰舟名闔城內重

門徐鍇曰若今甕城門也牘書版也○此篇特

敘其離會之情言故人祇召還京我則守官赴

郡偶來竝舟已不忍遽離析矣况對送別之筵

將併違此明牧乎且舉觴雖衿飲餞而指途已
念出宿來會之晨未期而別去之晷何速耶今
茲日落將昏僕役之人各理舟車而東西背馳
於此焉始是則因離而會雖暫相親如逝川一
往何時能復與言及此則交誼情感為何如哉
若謂此情可書亦非一尺之牘所得而盡也

謝惠連丹陽尹方明之子十歲能屬文州辟
主簿不就永嘉元年始為彭城王法曹參軍
作雪賦見於世然德薄多尤里不故官不顯
年二十七

西陵 遇風獻康樂 本五言今取一章

西陵 一曰西興在今蕭山縣

靡靡即長路感念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
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月滿遲昨發浦陽汭今宿
浙江湄

賦也浦陽江名屬道元謂其自剡東北經始寧蓋
今曹娥江上流是也水曲曰汭浙江今錢塘江
也○其說已具靈運所答篇此可見惠連綢繆
懷戀之意而章末直以宿處相告者欲使凡知
我今夕之所在又自歎其離去之漸遠也

擣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叶倉反白露滋園菊。秋風

落庭槐。叶胡反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吟。音啼叶杜反夕

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叶滑反美人戒裳服。端飾相

招攜。叶規反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叶堅反擣簪高

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叶於反微芳起帛袖。輕汗染雙

題。叶杜反紉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

為萬里衣。盈篋自令人。手幽緘候候。一作君開其反腰

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賦也。衡北斗第五星。各漢天文志。謂衡殿南斗

與杓魁分建。以定諸紀。紀謂日月所舍之次。舍

月令云。季冬月。窮于紀。是也。肅肅羽動。貌莎雞

絡緯也。能振羽作聲。烈烈聲悲切也。寒螿高誘

淮南子。註云。水鳥也。戒者以言相戒備也。楹柱

題額也。幽密也。○此惠連詠美人擣衣之詩。言

其感天運之速。時物之變。思念君子行役未歸。

用戒衣裳。以為禦寒之備。於是乘此月夕。招攜

同侶。相與從事於砧杵。不憚用力。勤勞如此。及

衣既成。將以寄遠。且謂腰帶寬窄。但以舊時尺

寸為則。不知今日肥瘦。又為何如。言念至此。則

閨房懷遠之情切矣。○唐子西以宣遠詩不工而推惠連與靈運玄暉合為三謝鍾嶸評惠連才思富健秋懷擣衣雖靈運無以加而文章正宗亦專錄秋懷一篇而已以愚觀之惠連才氣不逮宣遠秋懷一詩尤無足取即其首云平生無志意殆將何以為人至如夷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算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則其智識淺狹而自棄可知且謂顏魄不再圓傾曦無兩旦其失理又如此竊恐學者尊所聞而忽所見猶未免於顧惜故附並其說焉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性跡不護細行而文章冠絕當時初為宋公豫章世子參軍及公即帝位補太子舍人虜陵王待之甚厚執政以其構扇異同因帝崩出為始安太守文帝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未幾復出守永嘉孝武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特進謚曰憲子

還至梁城作

梁今古宋國之地即睢陽也漢文帝以封其子孝王武後孝王有功廣睢陽城

七十里故稱梁城今為歸德府

眇眇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轡徂師今來後
聲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顧將夕極
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立龍塹郭郭
銘志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轡
門子吁嗟孟嘗君愚戡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
文遊客憂念坐自歎

賦也眇眇遠而無窮之貌楚詞云路眇眇而默
默先謂行時落之於前後謂歸時殿之在後也
傾側路險而車不正也群謂偕行者陳亦國名

在梁之西南即今陳州也郭亦郭也銘即志也
凡死者志其官爵之實刻諸墓門則謂之
銘扃閉塞也幽闥墓門也雍門孟嘗君並見張
孟陽詩堙猶塞也殷憂貌詩云憂心殷殷○義
熙十二年冬晉太尉劉裕北伐始有宋公九錫
之授諸府遣使往慶殊命時延年為豫章世平
參軍奉使至洛陽還過梁城而作是詩言道路
險遠征役勤勞而於息徒將夕之時瞻望故國
空城已不勝其慘愴况見立龍之多云皆荒頽
若此能不為之感傷馬因思雍門周對孟嘗君

之言則知千秋萬歲以後賢愚貴賤同一堙滅
豈獨尊貴而能永存者乎今我何為久遊遠道
而自致憂念哉史言延之使洛道中作二詩文
詞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然其此使一篇但懷
怨歎曾無王事靡盬之憂故不錄若此篇之觀
景增懷感今與喟自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况
其詞之可觀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始安即桂林今廣西靜江府也張湘州
名邵時為湘州刺史巴陵岳陽也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
牧經途延舊軌登闈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
重復方六却倚雲夢林前瞻原當作臺園叶于清
氛霽岳陽會暉薄瀾澳悽美自遠風傷哉千里目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姑迥介
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賦也漢水名由荆山之北東流至漢陽入江分
別也望方望也左氏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衡巫二山名衡山南嶽也在衡州衡陽縣巫山
在夔州巫山縣奠定也三湘郭璞山海經註云

江湘沅三水共會于已陵之洞庭故稱三湘淪
猶入也七澤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
未聞其餘藹草木叢茂貌郊外曰牧經塗都邑
中直道也周禮云國中經塗九軌復亦重也却
退後貌荆臺在今荊州監利縣說苑云楚昭王
遊於荆臺囿者蕃育鳥獸之所齊開明貌岳陽
今岳州也居天岳山之陽故名瀾澳指洞庭而
言陳謂存其迹也起伏猶言興廢炯光明介貞
特也淑善也上世人語見王充論衡謂質朴之
人也○元嘉三年延平既有中書之召自始安

還郡因登已陵城樓有感而作是詩其言楚國
山川形勢之勝瞻眺遐曠而萬古往還之迹百
代興廢之端盡在日矣即思當時之人一存一
沒今日竟安在哉要其炯介而不泯者惟在乎
德之明淑也我既無能及之不若請從質朴之
人歸樹桑竹以樂夫閑居云耳

五君詩五首

按宋書延之既入中書復領步兵校尉
好酒踈誕每犯權要劉湛言於彭城王
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憤然乃述竹

林七賢作五君詠以自况而山濤玉戎
以貴顯黜焉

阮步兵

阮籍事見第三卷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
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
無慟

賦也識知識密猶精也鑒獨洞深也埋照韜光
也寓辭謂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多託意諷刺長
嘯魏氏春秋云籍少時遊蘇門山與隱者談太

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蘇門生蕭然若不
經聽籍乃對之長嘯馬越曲謂籍居喪無禮為
何曾尚質以為敗俗又嘗與嫂相見與別或以
禮譏之答曰禮豈為我設耶物事也故者已然
之迹物故曾原以為世故是也○言阮公外雖
沉晦而內實精深然其託酒昏冥寓辭諷詠或
長嘯若懷人或踰禮以驚衆者蓋見世道變故
已甚不可具論是以不得不如此耳正猶行者
之遇途窮能不為之深慟乎故籍每率意獨駕
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是豈無其意

哉

嵇中散

嵇康事亦見第三卷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
神立俗迂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牲誰
能馴

賦也餐霞仙人服食之事形解即尸解謂仙去
也顧凱之嵇康替云東海徐寧夜聞鮑靚室中
琴聲因怪問為誰靚曰嵇叔夜寧曰臨命東市
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跡雖示終而實尸解默者

言使人莫之測也吐論謂康著養生論
定之謂玄猶處也流議流俗之謂竹林七賢論
云康非湯武薄用孔所以迂俗洽親比也隱淪
指王烈也神仙傳云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
康數與入山游戲採藥馴擾也○言中散與世
不合者本自神仙中人故其語默交際皆與人
異所以多迂流俗如鸞翮有時而見傷然其形
雖被誅實則仙去豈非龍性之不可馴者乎

劉參軍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嘗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惟祭色。豈能
眩韜精。日沈。以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
此見。形句。

賦也。閉關。下文懷情滅聞見之謂。史言伶潛

嘿少言。殆亦小此意。懷韜皆藏也。眩惑也。沈飲謂

耽于酒。伶妻嘗以其飲酒太過。泣諫。斷之。伶使

妻具酒肉。祀鬼神。以誓。乃曰。天生劉伶。以酒為

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誓不可聽。仍

引酒御肉。塊然復醉。頌酒伶嘗作酒德頌。衷方

十所蘊也。○言伶善於內。閉則情欲自銷。而外

物不足以為累。故但韜光沈飲。以此以自適。誰
知本非縱欲。而為荒耽也。觀酒德頌所言。則其
中心所蘊。亦可見矣。

阮始平。以平郡名。即今
平縣也。

阮咸。丁仲容籍之兄子也。為中護軍長

史時。書監荀勗掌樂事。每與咸論音

律。自以為不及。因疾之。出為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嘗

奏郭奕。已心醉。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救婦。

賦也青雲言直遠也器者有用之材生民秀禮
記云人者五行之秀氣是也達通曉也金奏傳
暢晉諸公贊云必唱議謂荀勗所造樂聲高則
悲金聲不合雅志必古今尺長短所致後掘地
得古銅尺作臚考度之則今尺短四分郭奕
太原人有識量所推先惟見咸心醉不覺歎
服山谷山濤也濤典選職薦咸為吏部郎曰咸
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章三上武帝不能
所觀見也麾以手使也言仲容材高質美
而之妙解音律見之已不覺心服而山公

之推舉豈虛見耶然薦者母三而不能用權要
一麾乃遽出守竟何以哉此蓋延年借以舒憤
怨之詞也

向常侍向式亮反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平聲道好淵文觀書鄙
章句文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
山陽賦

賦也毫筆素帛也以帛代簡書字故稱毫素探
道謂其好老莊之學嘗解莊周內外篇鄙厭薄

之也交呂謂與東平呂安灌園於山陽也軒飛
舉貌攀嵇謂與嵇康友善每一相思輒千里命
駕康寓居山陽秀與之偶鍛流連猶雷連也河
裏即河內今懷州也山陽河內縣名今之修武
縣也賦謂思舊賦蓋嵇呂既皆被誅秀經山陽
舊廬聞鄰人笛聲有感而作者也○言向秀甘
守淡薄專心文詞之間探道必造其深微觀書
不泥於章句其為人如此宜若無所累於外矣
然其素與交好之人今皆逝去因經舊遊之地
追想曩昔之歡則亦不無感傷而形於賦詠也

○愚謂五君率皆負才放誕輕蔑禮法縱酒昏
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莫不以爲賢謂之曠
達延年蓋亦有取焉此五詠者其實自敘大槩
爲一麾出守而發也雖復不免以詞旨不遜得
罪於衆然欲觀五君一時之風致殆亦不出此
詠也夫

秋胡詩九章

列女傳云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
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
人方採桑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見

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與夫
人婦卻之秋胡子遂歸以其金遺母母
使人呼其婦既至乃向採桑者婦曰辭
親往仕久始得還且悅路傍婦人而忘
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
自投河而死按樂府解題謂後人哀其
事為賦秋胡行延年此詩蓋擬作也

倚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
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作
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興也傾猶待也倚梧傾鳳說見司馬彪詩寒谷
劉向別錄云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
溫氣至遂生黍懷張銑曰猶顧也幽靜閑雅也
嬪婦也貫猶連也侔等也○此章首述其始嫁
之意言倚梧傾鳳寒谷待律猶影響之顧形聲
故雖在遠必以類應以興女之待聘而嫁既遂
有家則歡願自此畢矣

燕居未及好歡一作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
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
路正威遲存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

賦也燕居歡燕之時顧者有眷戀之意脫中猶
言釋褐王畿未詳所指戒嚴飭也昧旦將曉而
晦明未辨之際威遲回遠也○此章言良人相
處未及歡好而遽有千里之違其來歸之日則
亦未可預期也

嗟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
露原隰多悲涼迴颯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
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賦也三陟盖用詩卷耳陟崔嵬陟高岡陟彼阻
之詞嚴亦戒也○此述秋胡行役既遠不免登

陟險艱越惡風霜感物傷懷而悲遊宦之勞苦
也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
除孰知寒暑積僛俛見榮植歲暮臨空房涼風起
座間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賦也超遙歷遠之貌宛轉流行循環之意良時
謂少年除去也僛俛勉強也蕪草也○此述其
妻感時懷遠之詞言行者既遠年運不畱歎良
時之易失昧寒暑之屢更今復值此歲暮荒涼
而益不堪於獨處也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
華^叶胡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
窕接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賦也歲華謂春也觀時暇者言此時間暇多遊
觀之人也接板也弭按也止也節以毛為之凡
使遠外持以為信者○此言秋胡解任而歸適
值蠶桑之月見婦人採桑於道旁悅其美色按
節停步而顧盼之也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云五載外相與昧平
生捨車遵往路鳧藻地_{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

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石聲

賦也鳧藻班彪冀州賦云感鳧藻以進樂呂延

濟曰如鳧鳥得水草_以傲趨而進也目成楚詞云

滿堂兮美人勿心獨與_今尔兮目成言相盼以成親

好也南金荆_以物之金古猶苦節之苦調音調樂

律也密近也○此言_威往則思念實勞路遠則

音形隔闊理之常也_豈意秋胡為別離久而遠

昧平生夫婦之倫至於如此然不知婦人節義

之苦猶金石之音克_諧律調自有不可紊者凡

八音惟金石最為難_諧故以為此

高節難久淹竭為列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

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來一作

歸物色桑榆時美人皆至暫歎前相持

賦也竭去也來如歸去來之來劉向有竭來歸

耕之語嘉慶謂母也行者相將之詞物色謂相

度其顏色也列仙傳云關令尹知老子將過物

色而遮之桑榆時明桑間相見之時前相持謂

以金持贈之事此言秋胡既不得與之再語

而還至家且知其女採桑未回則此心固已猜

度而不旬安及至允向又安得不為之慙歎也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艱經離居殊年載一別

阻河關叶春來無時緣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

心閨中起長歎叶悵悵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賦也殊變異也日落者呂向以為顏貌日就銷

落也此述其妻對秋胡怨訴之詞既自歎其

離居之愁若又常念夫行者之勞悵也

高張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自背枉光塵結言固

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聲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

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泥

此也張弦曰張高張謂琴瑟之弦以柱張之使
急也揚雄解嘲云弦者高張急徽在光塵謂其
來親迎也行露詩召南國風蓋貞女能以禮自
守不為淫亂之俗所污者也○此則述其妻自
誓之詞以終之琴瑟高張必至絕弦以此人之
立節期於盡命聲急當於調起以喻詞苦出於
情切也因言昔者相與結言自謂終始不渝今
乃不意為別之久而竟失其素行焉以君子之
不義若此豈可復與之偕老耶與其含污而苟
生能不有愧於行露之詩不若赴水而死之

自安也噫古之賢婦能守其節義有如此夫後
人或有詠歌之者詞多不傳獨延年此詩敘述
周折足以發其情志雖若繁衍而不流於靡麗
亦可使人吟諷而有以哀夫死者之不幸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元嘉中
彭城王起為祭酒累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
丞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淑不為改意再遷
太子左衛率太子劭將行弒逆呼淑及中庶
子蕭斌等相與戮力斌曰謹奉令淑叱之曰
卿便謂殺下真有是耶力諫不隨劭命殺之

孝武登作進贈侍中太尉蓋曰忠憲

交善子建白馬篇

續伎錄乃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知燧秦地天下樞八方
湊才賢荆魏多壯士
宛洛一富少年意氣深
自許肯事郡邑權藉藉
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
鄠五侯競書幣群公亟
為言義分昭於霜信行
直如弦交歡也陽下留
宴分陰西朝許人誥何
能坐相用影黯節去函谷投現
山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為
海懸但營身意遂豈私耳
前俠烈良有聞

古來共知然

賦也五陵漢高祖長子惠帝安陵景帝陽
帝茂陵昭帝平陵並在西京之北因名其地曰
五陵藉藉言其聲名之盛關外指荆魏宛洛而
言鄠市也五侯漢成帝悉封其舅王譚等五人
為列侯權勢日盛世謂之王氏五侯池陽屬左
馮翊汾陰屬河東郡並漢縣名影文彩飄動貌
俠烈言俠客人所畏憚而有威烈也○舉世多
尚游俠而不知其非君子之道陽源此詩蓋刺
之也言長安天下樞要賢才所聚而游俠之士

意氣豪盛自遠而爾從者甚衆貴戚侯門莫不
招聘而群公又數相稱薦於是交歡留宴殆無
虛日一旦許人以赴急難則奮身勇往雖死不
顧其心專欲圖後之久遠聲名而一時議論是非
不復計校觀夫此但營等字則黜之之意深
矣篇末復言俠知之人甚有聲聞如此且自古
知其爲然已非一日則其感歎世道之非意在
言外所宜詳味也題云效曹子建今考子建白
馬篇未免狃於俗習而以游俠爲賢又如鮑明
遠結客少年喧勿行至以俠客自居然則陽源所

以有卓然度越諸子者矣

效古

訊一作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
事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
緝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
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乃知古
時人所以悲轉蓬

賦而北也訊問也遼東漢郡名在今遼陽隸附
屬也李將軍李廣也事如有事之事西戎匈奴
也結謂交接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闕

北塞山名雲中亦漢郡名即雲州也北河徐廣
史記註云戎地之河甘泉漢宮名○按宋書彭
城主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適文帝疾積年
不愈而義康專東朝權勢傾遠近又兼割湛之
徒阿意推崇相與謀傾宰輔景誣殺功臣禮
濟將謂大業終歸義康不復存君臣之禮陽源
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志故託為邊塞征役之
士以賦是詩其言邊地曠遠嚴風四起者以比
朝廷內外莫非陰謀之交迫也寒暖失節霜雨
異同者以喻義康之威權不測生殺由已也夕

窳北河而黃還宮闕者以已處此昔亂之朝
既無可柰則惟一念忠誠不忘於君而已然又
歎於此勤役未已而壯年空為之失因思古人
已有遭時艱難乃以蓬之飄轉者自况今我身
親歷之然後知其所以悲者為不虛矣愚觀宋
之詩人能以憂國為心者惟陽源一人而已故
其詞氣髮鬢類陶靖節云

鮑照一作字明遠東海人文詞瞻逸尤長於

樂府始謁臨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擢為國侍
郎遷秣陵令文帝選為中書舍人上方以文

章自高顏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
海王子頊鎮荊州以為前軍參軍時江外諸
王皆拒命子頊敗遂遇害

東武吟

東武本漢縣名在齊地屬琅邪郡即今
密州諸城縣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
太山皆齊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伎
作東武吟行乃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主人且勿誼賤

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

恩始隨張校尉

莫到河源後遂李

車追虜窮塞垣密迹日萬里
鞍甲心思^聲歷涼^涼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等存時
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豚如^同韞上鷹今似^同檻
中接徒結子載恨空負百年怨^同軒棄席思君握疲
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賦也僕亦賤者之稱張校尉漢張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而至大夏窮河源後為校尉占募吳志
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謂自隱度而應募
也李輕車漢李廣從弟蔡也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擊匈奴石壁王有功垣即城也密近也巨方
言云竟也七奔用左氏傳子重一歲七奔命之
討部曲司馬彪續漢書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有
校尉一人部有二曲曲有軍候一人兼刈鉤亦
名鍬鑿韜駕鷹臂捍檻養獸權也晉主晉文公
韓非子曰文公歸至河上欲捐邊豆席蓐答犯
哭曰邊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
臣不勝其哀公乃止田子韓詩外傳云田子方
出見御者將棄其老馬於道喟然曰少盡其力
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

知所歸心焉○按樂府解題謂東武吟率皆傷
悼時移事變之詞明遠此篇殆亦有所為而擬
作歟觀其首言主人勿諠而後歌者欲其聽之
審而感之速也故下文歷敘征役遠塞之勞窮
老還家之苦至篇末復懷戀主之情而猶有望
於垂惠然不知其為誰而發也

出自薊北門行

薊故燕國之地即秦漢之漁陽郡也樂
府解題謂此曲與從軍行同致古詞多
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伎錄以

為雜曲歌詞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讀如蘇勁勇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鴈行綠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

思

當作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

毛縮如蝟蝓角弓不可張時急見臣節世亂識忠

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賦也徵召也廣武漢縣名屬大京郡今代州鴈

門也朔方漢郡名在長城外西北即夏州也嚴

秋筋竿勁言弓矢至秋而勁也蘇林曰秋氣至

膠可折弓弩可用句也為侯而出軍按撫

也魚貫如以條穿魚而斷頭相次也鴈行魚貫

皆言其陣勢似之簫短簫重中鼓吹之樂按禮

圖二十一管流傳聲也被蒙不也礫小石蝟蟲似

鼠有刺觸之則蹙縮而毛刺攢起國殤謂死於

國事者○此言漢時邊塞言急出師征戰正當

嚴秋弓矢堅勁虜陣精強時而其冒犯風霜

不避辛苦如此大抵危亂際方見臣子之懷

忠殉節能棄其身而不顧豈亦因時多難有

所激勸而言之歟

東門行

東門劉良曰長安城門即東都門離別

之地伎錄云東門行相和歌詞之瑟調

曲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宿御皆涕

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

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

中夜飯反扶遠野風吹秋木行予心腸斷叶多反食梅

常苦酸叶綺衣去常苦寒絲竹徒爾坐反憂人

不解顏叶堅反屍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叶都反

興也傷禽傷弓之禽戰國不謂更去厥發虛弓而

下鴻雁且曰此華也故創叶息驚心未忘聞叶

音而隕○明遠久倦客遊收以復遠行惡聞離別

之聲故以傷禽之惡驚弦若起興而為是曲備

述遠塗辛苦中心憂傷以明夫不忍遽別之情

也其言日落昏暮家人已臥而行者夜中方飯

所謂不相知者如此且以食梅衣葛為喻則其

憂苦自知有非聲樂所可得而慰者其情意悲

切音調抑揚讀者宜誅歌而自得也

白頭吟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
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
止其詞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
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按伎錄乃相和
歌詞之楚調曲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伯昔意猜恨坐相
仍人情賤思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
可勝食苜實碩鼠玷白信蒼蠅白几鳴遠成美薪芻
前見陵中黠裝女進班去趙姬且周王日淪惑漢
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且憑古來共如此

非君獨拊膺

賦而比也朱絲繩謂琴瑟之絃玉壺冰言清澈
也毫髮喻少丘山喻多也碩大也詩云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遠成美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
曰鷄有五德君猶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
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梁無五德而
君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芻禾稈也前見陵蓋
用汲黯謂武帝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之
意申周幽王后申國之女褒褒姒也幽王得褒
姒而黜申后班婕妤事已見班婕妤好詩註君明遠

白謂也。○此殆明遠為人所問見棄於君故借是題以喻所懷言我既直且清而宿昔相與之意無可愧者不知何緣而致此情恨耶蓋世降俗薄人情背馳往往遺舊逐新隨時俯仰見人稍有微隙則張而大之譬猶碩鼠之傷苗蒼蠅之汚白鳥鵠自遠而至方為貴美而新鷁之積前者必見覆壓也其舉中后班婕妤好之事又以見君主溺於寵新遂至變替且謂心所親賞者猶難久恃而况於貌恭者豈可以深託之哉亦以寓規諷之意云耳篇末復言古來皆已如此

非獨爾爾為然者以自寬也衛詩云我思古人俾無說云其是之謂乎

放歌行

歌錄云孤子行一曰放歌行亦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藜蟲避葵童諧習苦不言非擗官作小人自齷音

齷測角安知曠士懷威叶胡雞鳴洛城裏禁門平巨

開其叶祛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之叶陵素帶曳長

飊華綉結遠埃叶於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

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叶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

嫌猜叶千反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叶陵反豈伊白

壁賜將起黃金臺叶田反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叶胡反

比也蓼蟲食蓼之蟲孔叢子有蓼蟲賦言其生

長於蓼不以為辛董有二種此即內則所謂董

苴音暗之董根如薺葉如細柳味甘可蒸食小人

小器之人齷齪局陘貌素帶禮記云大夫帶素

夷世平時也天指君而言草萊謂田野之間白

壁賜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白壁一雙

黃金臺燕昭王所築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之

士者○此殆明遠公中書令人以後退歸

武之時重於伏進故作是曲以見志歟首言

其避葵董而集于兼由其慣於食苦不言非甘

以喻己之謝祿仕而躬居安於處困自以為亨

也然眾人所見者小以為之不堪其憂安知曠

士之懷隨時出處視此則達為一致者哉下文歷

言京城達宦之人四方遠集而朝夕不立况乎

時不可失而賢君愛士進用如此其易今爾有

何所病乃獨臨路遲迴而不進耶蓋明遠之所

不進有難以語人者故特設為它人之詞以詰

之此即所謂不知曠士者也

代君子有所思

按伎錄雜曲歌詞有君子有所思行代

猶擬也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閣層閣肅天居馳道直

如髮繡霓結飛霞璇題納日月築山擬蓬壺穿池

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微聲作答邛越陳鍾倍夕

燕室歌符明發年貌不可身意會盈數蟻壤敬物忌厚生沒智哉

山河紅淚毀金骨器惡含故物忌厚生沒智哉

聚多士服理辨味府莫結反樂

賦也雀臺即銅雀臺在魏都西北肅肅然高聳

貌馳道天子之道天書云太子不敢絕馳道

棟之翹起者或曰簷阿軒翔如鳥翼也玉飾椽

頭曰璇題納稭留也言其圓白如月之留也蓬

壺二仙山名溟渤並海名也齊東國代北郡邛

西蜀之地越南國也徵取也市亦遍也陳設也

楚詞云陳鍾按鼓蟻壤漏山河言當謹其微也

孔融臨終詩云言多令事敗器漏若不密河潰

蟻孔端山壞由猿穴絲淚毀金骨李善謂讒譖

人者但下如絲之淚則雖堅如金骨亦必為之

傷毀也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敬謂傾
覆家語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注
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服習也○此篇戒富貴
之人當慮患而防微也言出見其宮闕臺池之
盛聲色伎樂之繁而但朝夕娛宴無有窮已然
不知壯年豈得長存樂意豈能長有一言不謹
則易成大患讒毀一生則易致傷害可不思所
以豫防之手大抵器滿者必傾物盛者必滅理
之當然宜常戒懼明智之士服官事理而於明
暗幾微之際尤當審察也詳夫天居馳道等語

蓋為時若過奢不能自謹故特以此規諷之且
不敢指斥故借多士為言耳

擬古二首

坐并重騎射少一作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居言反

象弧挿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

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一作雀無全目漢虜

方未和邊城一作翻覆雷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也幽并二州名舜以冀州地廣而分為之氈

帶以氈為佩帶韃靼弓矢器魏志云董卓雙帶

兩鞬左右馳射弧已也象弧語出考工記謂其

天工流星也一說以象骨飾弓梢也彫畫也
所以藏矢今言弧五文耳鞮馬勒也樓煩故
地趙武靈王取以置縣漢屬鴈門郡今太原
寧朔州也石梁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
年乃成景公登虎園之臺射之矢踰於西霜
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與飲羽于石
梁蓋指石梁也崔無不生目者世紀云吳質使羿
射雀之左目羿誤中其右白羽矢也虎竹漢符
也當發兵遣使至郡以銅虎符與郡守用竹符
○此亦託古以諷今之詩言北方風氣剛勇

尚騎射故其人自幼習所以馳騁捷疾技藝
精妙如此且曰方今漢虜未和邊城警急正當
留我一矢用以立功而分符守郡也此可見當
時朝廷多尚武功苟能精於騎射則刺史郡守
不難得矣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系既荷聲主人恩又蒙令
尹顧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宿僕
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
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置好斜守兔音兔
賦也金謂金印揚雄法言云紆朱懷金是也衣

單復具曰襲丹棗以丹朱飾素衣盛服也主人
 謂君也令尹楚之上卿儒生明遠自謂也方白
 也伐木盖用詩伐檀之義謂伐檀以為車而行
 陸今乃實之河干而無用置兔罟也守兔韓非
 子曰宋有耕者見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
 守株冀復得兔免狡也○此明遠自歎其守道
 而無所遇託言有魯客來事楚王者其佩服之
 盛寵顧之榮及退食而鞍馬僕從之衆如此是
 以親疏遠近無不歆慕之者且富與貴人所同
 欲苟以其道得之亦何所懼而不處焉今南國

之儒生乃獨遂其所向而自致淪誤猶伐木者
 實之江濱而望其為車設置於此而待狡兔之
 自至奚可得哉其詞若自貶責其實乃自許也

學劉公幹體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絕北山叶輪集君瑤臺上文選

飛舞兩楹前文選晨自容美當避艷陽天文選作年

艷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此也龍山即楚詞言比有寒山連龍者是也瑤
 臺亦見楚詞○此亦明遠被問見疏而作乃借
 朔雪為喻詞雖簡短而託意微婉盖其審時處

順雖怨而益謙然所謂艷陽與皎潔者皆當有辨

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
位京城十二衢飛臺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竦
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悉合省
反連合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
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賦也五都謂純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財雄以
多財為雄豪班固自敘云以壹當孝惠高后時

以財雄邊三川河漢之也有河洛伊故秦置三
川郡聲名也不市死言金多者不死於市京城
謂長安十二衢按西都賦云立十二之通門則
知衢亦十二也竦轡纓振也颯香輿盛貌君平姓
嚴名遵西漢人賣卜於成都市日闌數人得百
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此篇本指
時事而託以詠史詩言漢時五都之地皆尚富
家三川之人多好名利或明經而出仕或懷金
而來遊莫不一時駢集于京城而其服飾車徒
之盛如此譬則四時寒暑各異而今日繁華正

如春陽之明媚當具特惟君平之在成都俯身
自保不以富貴累其心故獨窮居寂寞身既棄
世而不仕世亦棄君平而不任也然此豈亦明
遠處既久而因以自况歟

行樂至城東橋

行樂六臣並作行樂且謂因疾服藥行
而宣導之然與詩意略不相涉許此特
字畫之誤今正之城謂京城也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瞰懸城
闌蒿草綠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

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
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開芳及雅節含
彩吝驚春尊賢未照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
端為誰苦辛

賦也關吏猶所謂晨門伐擊也關城隈首先也
雅節謂少年春亦以喻盛年也○此明遠因行
樂有感而作言侵晨將出遊眺遠郊至城東門
方且延覽景物而行者之塵已飛塞於路矣觀
夫遊宦從利之徒擾擾營營爭先萬里莫不各
為百年之身所累而然殊不知百年之內倏忽

無幾世

及此少壯

未開布芳策何

徒

草蓋驚為一年之天且尊貴而有德者

此不

形役猶得以揚名後世若此孤賤無

之人乃

奔走其間坐見衰老不知端為誰

苦哉蓋亦勉人及時自樹不可徒為淪沒

曾原曰明遠之詩詞氣俊偉而乏渾涵然

至流於靡麗下此則皆靡麗矣讀者詳之

送詩卷第七

